

名家专访

三盅的散文《城之大者》以其独特的城市叙事视角,引发广泛共鸣。文中对武汉的描摹,既见山河气象,又藏烟火温情,将“城之大者”的命题从地理范畴延伸至人文肌理,堪称解码城市灵魂的钥匙。因其对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刻洞察,作品受到湖北各界关注。近日,“全国知名作家文化湖北行”活动走进荆州,本报记者对受邀参加活动的三盅进行了专访。

用文学书写荆州的昨天与明天

曹歌 三盅

曹歌:您曾以《城之大者》深刻诠释武汉的城市精神,这座城市给您留下哪些超越地理范畴的启示?在您看来,一座城市如何通过文学书写,将历史纵深与现代性张力熔铸为独特的文化基因?

三盅:现在想来,我对武汉的好感,是在与上海的对比玩味中萌生的,在近现代史、经济地位、受外来文化濡染以及宜居程度等方面,武汉与上海颇为相似。而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其根源要追溯到“同饮一江水”。这可能就是您说的“文化基因”。

曹歌:荆州作为楚文化发源地与三国历史坐标,其“古”与“今”的碰撞是否让您联想到武汉的“大”?您期待通过采风捕捉荆州怎样的精神内核?

三盅:的确有联想,如果说武汉的定义是大,那么荆州在我看来就是厚重,通过一连串的走访,我对这种厚重有了新的认识。荆州是汉文典籍《禹贡》中的汉地九州之一,在楚国八百年历史上,荆州作为楚国都城就有四百多年,不止于三国,此后多个朝代,荆州也有诸多高光时刻。我的思考点在于怎样传承、提炼、传播如此恢宏、厚重的历史,将文化内涵通过更加生动、更加贴合当代文化消费需求的形式来助推文旅市场更好地发展,这方面我一路走来一路在思考。

曹歌:您的创作受到了湖北各阶层读者的高度评价,在您看来,当代作家如何通

过地域书写参与城市治理或文化振兴?荆州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定位,是否能成为文学提供新的叙事维度?

三盅:感谢湖北人民的厚爱。在我看来,当代作家书写地域的方式多种多样,纪实文学、散文随笔、小说、诗歌甚至游记都可以尝试,关键在于您说的“参与感”,参与城市治理和文化振兴,深入到地域的肌理,展开多维度的呈现,这不光是能起到宣传的作用,更潜藏着一些建设性想法,某些想法甚至可以具有一些前瞻性,以供治理者参考。我认为荆州一定有它独有的叙事纬度与价值,这正是您前面提到的“精神内核”,也正是我目前正在寻找的东西,一个角度,一个高度,或者高度凝练的打动人心的一句话。

曹歌:您如何评价上海、武汉、荆州三座城市在文学表达中的不同气质?它们分别给您怎样的创作灵感?

三盅:这个其实在我脑海里是有三个大致的定位,那并不是三个形容词,而是三个时间比喻,荆州是昨天,上海是今天,武汉是明天,之所以把荆州比作昨天,是历史赋予它的天命,但如果一定要我现在就提炼出荆州的精神内核,那么我的直觉正是它自古以来的“不服周”,基于这一精神内核,它就不可能服从天命的安排,它一定会成为明天。

曹歌:此次采风是否让您尝试以荆

州为蓝本,创作一部兼具历史纵深与当代精神的作品?

三盅:我本人确实有这个愿望,但就我目前的知识储备与深耕经历,还远远不够,只能作为近几年的目标。但我事实上已经行动起来,就从湖北省博物馆赠我的《楚国八百年》开始吧,我预计会花一段时间来潜心研究。

曹歌:您对荆州本土作家或城市文化工作者有何建议?如何让楚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三盅:不敢言建议,我认为荆州本土作家与城市文化工作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愿意成为他们的学生和朋友,共同寻找书写荆州的方法。

曹歌:城之大者,您对城市的大学有什么理解?除了地理上的因素,繁华程度,还有没有对精神气质方面的要求?您如果要写一篇关于荆州的东西,您会用哪个词来形容荆州?

三盅:所谓大,当然不止于地理之大与经济体量之大,一定存在着您所说的“精神气质”,我无法具象描绘那种气质,但我能够举出其基本特征:开放与包容,用家常话来说,就是心首先要大,胸怀要宽广,海纳百川。如果我写荆州,我所能用到的形容词也是大,荆州自古就是大荆州,而且我也实在找不到比“不服周”更壮阔的胸怀了。

书香一瓣

清风入弦草木歌

陈甲

正午时分,阳光温柔地洒下来,窗棂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仿佛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漫步在老小区里,砖缝间透出泥土,混合着青草的香气。新抽芽的小草探头探脑,与砖石轻轻碰撞,发出三角铁般清脆的叮咚声,像是大自然在演奏着欢快的乐曲。长椅上,一位老人正专注地阅读,书页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发出细微的沙声,像是沙筒在伴奏。几只麻雀原本在草地上悠闲地觅食,仿佛乐谱中的休止符,被孩子们的嬉闹声惊醒,扑棱棱地飞向天空,翅膀拍打着空气,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为首自然的交响乐增添了一笔生动的音符。

我的思绪也随之飘远,回过神,轻轻翻开汪曾祺的《人间草木》,仙人掌傲然挺立,头顶硕大的花。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这清香,不浓烈,不张扬,却细腻而动人,好似拨动心弦的小提琴,在空气中缓缓流淌。目光转向院落,木香花爬满花架,串串白色小花如珍珠点缀绿叶间。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木香花雨雨沉沉”,这香气,是长笛吹出的悠扬曲调,在院落中回荡,与仙人的低吟浅唱交织,构成一曲和谐的二重奏。

影视作品中也有令人陶醉的自然风景,《去有风的地方》中,许红豆和谢之遥并肩走在蜿蜒的乡村小道上,两旁是无边无际的油菜花田。金黄色的花朵像一片波澜壮阔的金色海洋,微风拂过,油菜花轻轻摇曳。成群的黑蜂和蝴蝶,在花丛中忙碌的身影,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它们的飞舞,轻盈而灵动,仿佛小提琴的高音,清脆悦耳,为这田园交响乐增添了一笔活泼的色彩。

晨曦微露,薄雾还未完全散去,《种地吧》的少年们已经踩着晶莹的露珠,开始了每日的巡田。忽然,一位少年停下了脚步,眼睛一下子睁大了,脸上满是欣喜。他弯下腰,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凑近地面。只见一颗嫩芽正顶开碎土,娇嫩的触角在微风中舒展,宛如长笛清脆的高音,划破清晨的宁静。春风轻拂,麦浪起伏,这新生的嫩芽,与周围的一切,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也奏响了一曲生命的复调。

这些自然与艺术融合的瞬间,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繁星,照亮我们内心对美的追求。它们是大自然的馈赠,是艺术的灵感,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好。

天地之境愈人心

王美

每当疲惫低落时,我总是喜欢寻一处自然之地闲坐,厚实的土地像一双温暖的手,稳稳地将人托住。放眼望去,辽阔的草地绿意盎然。微风带着青草的清香,在空气中飘过,沁人心脾。整个人像被自然温柔地轻轻环抱,疲惫和压力不知不觉中像雾气一般散去,身心变得放松自如。自然不语,却会给人最妥帖的照顾。

这种淡淡的松弛感,让我想起《你好生活》里的画面,天山山脉脚下,绿草“绒毯”铺满大地。走进自然,治愈的恩泽总会悄然降临。在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里,从都市回到乡村的市子,一人一屋三餐四季,与自然为伴。夏日清晨,推开房门,面前是一片饱满的绿意,满目清新。薄雾如烟雾缭绕着天空,宛如梦幻仙境。山间灵动的溪流清澈见底,逆流而上的鲑鱼在其间摆动着尾巴。越过蜿蜒的溪流,市子默默采回浓绿的丽久花,麻利地去去皮、焯水,大自然的馈赠变成解暑爽口的拌菜。安静如画的自然里,日子不紧不慢,不急不燥,焦虑的情绪褶皱一点点舒展开,安宁平静之感在心里漾开。

自然的治愈无处不在,电影《海带与爷爷》里,因为海带的离开,富家小姐克拉拉郁郁寡欢,日渐失去活力。为此,来到阿尔卑斯山下与海带团聚,在如画的风景里,克拉拉尽情触摸大自然。在尘土飞扬的干草堆里与海带嬉戏打闹,开心地抚摸乖巧的弯角黑山羊,坐在山顶岩石上晒太阳,看彩色的蝴蝶落在脚背上,自由自在,灿烂的笑容重新绽放。烦恼散去,生机焕发,在自然的怀抱里,温柔的暖意缓缓流淌。

安东尼·高迪曾说:“所有的答案都在大自然中。”一花一草,或稳重,或轻盈,或灵动,皆能给人以慰藉。人本自然,当疲惫时,不妨走进天地自然间“充电”,再出发吧。

自然的力量

杨柳

王菲曾在《鲁豫有约》里轻抚着骨瓷杯沿,说起她半山别墅那些苔藓的秘密。它于她犹如呼吸的绿绒绒时钟,正午最干燥时她成墨点,黄昏潮湿时又膨成绒毯。最惊艳的当属暴雨初霁时分的傍晚,金红色的夕照斜切过露台钢架,苔藓浅浅交错的色块,竟在染着铜锈的石板上织就出日冕纹。这凝结着亿万年智慧的绿绒毯,无声地诉说着:最精妙的设计,往往源于生命的本能。当人类放下刻意的雕琢,沉默的绿意,自会生长成诗。

当键盘敲击声跟随暮色沉寂,我独坐在滑梯顶端望向《向往的生活》。黄磊将几支蒿头蕨的波斯菊插进琥珀色酒瓶,萎蔫的花冠忽如苏醒的蝴蝶,茎秆在水面勾勒出似天鹅颈的抛物线,真实与倒影在涟漪中连成动态的莫比乌斯环——这是植物基因里未被驯化的几何狂想。更精妙的是那部银丝绒般的乳白布,借表面张力托起珍珠似的气泡串,在玻璃瓶映出斐波那契螺旋的轨迹。玻璃罩下淡出银丝绒光,野性圣基在囚牢深处,藏着生命力的不可规划美学。

《花朵的秘密生命》这本书里的“花粉烟火”,在墨西哥尤卡坦的夏夜酝酿着宇宙级的仪式。乳白纺锤形花蕾突然“破”地绽裂,顶端缀满感应的花瓣如撕开云层般舒展,蕊蕊顶端骤然燃起——无数金色花粉粒喷射而出,在温水雾里拖曳着慧尾流光,被灯光映照成悬浮的金色星云。最震撼的是第二批花苞在五分钟内接连绽放,此起彼伏的微型爆炸形成星云迸射的奇观,将藤架化作银河剧场,轨迹在舒展的褶皱里美得不可方物。

我想,红薯藤知道怎么长最好看,苔藓自然呼吸,波斯菊会勾出天鹅颈,花粉炸成金色星云……当放下摆弄的手,万物自然生长得比图纸设计还美,这便是自然的力量。



三盅,本名荣进,上海人,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唐国强主演电视剧《香山叶正红》小说作者。代表作:《飘扬》《克拉拉的诱惑》《吕贝卡的救赎》《大富翁》《绑嫁》《贫果》《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奇遇》《唯一一人爱你灵魂至诚》《我们都是自命不凡的人》等。

品读三袁

为何要细读《白苏斋类集》版本说明

余大冲

作用:

其一,确定作品原貌与风格展现。版本说明认定二十二卷本是袁宗道诗文最早且最完整的刻本,这为研究其创作风格提供了最接近原始状态的文本依据。通过这个版本,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袁宗道诗文的整体风貌和风格特点,避免因版本缺失或错误而导致对其风格的误解。

其二,明确创作体裁与风格多样性。版本说明中详细的卷目分类,如古诗、今体诗、绝句、馆阁文类、序类等,展现了袁宗道在不同体裁创作上的成果。以此不同体裁各有特点和要求,通过对各体裁作品的研读,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袁宗道在诗歌、散文等不同文学形式中的创作风格及其变化。例如,他的诗歌风格雍容和雅、语言清新,散文则自然流露个性,不事雕琢而清爽明快。

其三,推断创作时间与风格成因。版本说明中提供的刊刻时间等信息有助于我

们将作品置于相应的历史背景中。袁宗道生活在公安派与复古派论争的时期,了解版本的时代背景,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他反对复古模拟、主张独创和写真情实感的创作思想的形成,以及这种思想如何影响其创作风格,使其诗文书求新求异、不落俗套。

其四,对比版本差异与风格演变。版本说明中提及的其他版本,如《三袁先生集》中的选本、清光绪间的重刊本等,虽被判定为无校勘价值,但通过对它们与二十二卷本在字句上的异同,我们能研究袁宗道作品在不同时期被接受、修改的情况,从而探索其创作风格在传播过程中的演变以及在不同时代对其风格的不同理解和诠释。

其五,考量参校情况与风格影响。对于版本中“弟宏道、中道参校”字样的分析,尽管对其真实性存疑,但如果参校属实,那么袁宏道、袁中道的文学观点和创作风格可能会对袁宗道的作品产生一定影响。通

过研究这种影响,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袁宗道创作风格的独特性以及公安派文学风格的传承与发展。

通过细读这篇版本说明,我取得了以下三点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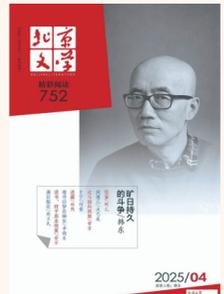
首先,甄别出了《白苏斋类集》最可靠的版本。如文中所述,《干顷堂书目》及《明史·艺文志》记载的袁氏兄弟著作书名、卷数与今见传本多有不符,只有二十二卷本才是袁宗道诗文最早且最完整的刻本。

其次,考量了内容的完整性。例如,文中提到根据袁中道的记载推测此本设有诗余及杂文,在研究袁宗道文学创作全貌时,能清楚地知道可能缺失的部分。

再者,追溯了作品的历史背景与传播路径。例如,万历时期的文学思潮和出版风气对袁宗道作品的传播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反映了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新刊速递

北京文学



2025年第4期目录

- 名家开篇 旷日持久的斗争(中篇小说)/韩东/4 到世界去 风落儿(外一章)/淡芭蕉/43 新北京作家群 狂妄(外四篇)/阿乙/32 致敬经典或是反抗经典——阿乙小说读札(评论)/易扬/41 好看小说 北斗指向西南(中篇小说)/常芳/54 才于(短篇小说)/何荣/78 速藏(中篇小说)/郑然/88 乌衣小姐的投射功能(短篇小说)/王棵/119 家路(短篇小说)/唐糖/126 枪手(短篇小说)/小昌/138 三封信(外一篇)/陶沙岸/146 社区话语权(外一篇)/程天佑/151 新人自序 第三个季节(短篇小说)/万小川/156 小说的意图和故事的真假(点评)/李洱/165 天下中文 追寻旧梦在神东/李晚东/167 读书,样子原本很美/劳罕/175 蝶梦与“劈棺”/郭梅/182 那泓静静的湖水永远明亮/谢保杰/187 亲爱的公园/徐迅/191 汉诗维度 ☆云 汉 满目梨花(组诗)/周卫民/197 阿鲁科尔沁(组诗)/安然/202 ☆星群/204-208 晓岸/杨强/焱引/惠永臣/高士林/沙显形/石野

垄上诗评

刀刃上的诗行

——瓦刀诗集《泅渡》的三重诗学向度

杨维松

那是2014年初的一次诗会,诗人瓦刀裹着葱圈闯入我的视野。浓郁的乡音如诗歌的韵脚,在文人雅士的标准语中劈开一道独特的裂隙。十二载光阴流转,当诗集《泅渡》落入手心时,墨香里浮动的不仅是文字的重量,更是一个诗人用语言镌刻的生命年轮。在刀刃上构筑的诗行中,我将从意象的刀锋、情感的琥珀、语言的陌生化谈瓦刀诗歌的三重诗学向度。

瓦刀诗歌中的意象刀锋,即独特化,主要体现在他对生命感悟与时光沉思的精妙雕琢之中,这是第一重诗学向度。以《光阴谣》为例,“细雨无骨,照样举着一把锉刀/将伟岸的冷秋,一寸一寸锉短”,细雨本是轻柔之物,在诗人笔下却被赋予具有力量感的鲜明对比,凸显了爱情中的不平等与伤害,淋漓致地表达出诗人在爱情逐渐消逝的画面,更象征着时间的无情与不可阻挡。紧接着,一句“不要说自己顶天立地,这尘世还没有一口顶天立地的棺材”,宛如一记重锤,敲醒人们心中的自负与傲慢,提醒着我们要敬畏生命的短暂与脆弱,领悟时间长河中生命的渺小与无常。这组意象的独特塑造,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直观地感受到时间的磅礴力量以及生命在其洪流中的起伏变迁。

再看《深水区》,“渔夫掏出鱼饵撒向江中,像一个布道者,那是深水区/一条鱼浮上来,一群鱼浮上来”,渔夫与鱼的简单场景,在诗人笔下构成了一个充满隐喻与深意的意象世界。深水区,不仅仅是江水的一处特定区域,更暗示着社会中错综复杂、充满诱惑与陷阱的危险环境。随后,“网,在低空划了条弧线/变成巨大的扇形,落入江中”这一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描写,宛如一幅冷峻的社会图景,暗示着制度化

网,将个体生命牢牢困锁在既定的命运轨迹之中,难以挣脱。

诗人轩辕轼轲曾言,瓦刀是我们临沂诗群中缘最佳者。是的,阅读瓦刀的诗歌,能够深切体会到他在作品中,对爱情、亲情以及孤独等情感的细腻描绘与深情倾诉,这便是我要说的第二重诗学向度——情感的琥珀。

在《相见欢》里,“之前,我深陷泥潭遍体鳞伤/你像一块磨刀石,让时光之刃/愈加锋利,你毫发未损”,诗人以精妙绝伦的比喻,将爱人比作磨刀石,生动且深刻地展现了爱情中的苦涩、无奈与挣扎,以及对爱人那份复杂纠结的情感。曾经在爱情中遭受的伤痛与爱人的安然无恙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爱情中的不平等与伤害,淋漓致地表达出诗人在爱情逐渐消逝的画面,更象征着时间的无情与不可阻挡。紧接着,一句“不要说自己顶天立地,这尘世还没有一口顶天立地的棺材”,宛如一记重锤,敲醒人们心中的自负与傲慢,提醒着我们要敬畏生命的短暂与脆弱,领悟时间长河中生命的渺小与无常。这组意象的独特塑造,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直观地感受到时间的磅礴力量以及生命在其洪流中的起伏变迁。

《给女儿的信》则是慈父在女儿耳边的轻声呢喃。一句“爱情是一口深井,可取一瓢饮/别为这一瓢水跳进井中”,充满了父爱的细腻与深沉,将亲情的温暖与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再说说我,身体感觉比以前好多了,有返老还童之兆兆,不必挂念”,这组直白朴实、如家常般的话语,让读者仿佛亲耳聆听一位父亲与女儿的温馨对话,深切感受到亲情的质朴与真挚,极大地拉近了诗歌与读者之间的心灵距离。

而在《壁虎》中,那个“在夜色中修行的”孤独剪影,实则是诗人精神的自画像。瓦刀借壁虎这一孤独的生灵,巧妙地映射出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使读者能够体会到诗人对理解与陪伴的渴望,以及在孤独中坚守自我的执着与坚韧。当壁虎“晶莹的眼睛,布满忧郁”时,《壁虎》与铁山寺“梵钟敲响空

埃”(《铁山上的孤独》)形成叠印,孤独已从个体情绪升华为存在境遇的普遍隐喻。这种情感处理如同琥珀形成,将瞬息的情感脉冲凝固成永恒的艺术晶体。

瓦刀诗歌的第三重向度便是语言的陌生化。他敢于打破常规的语言组合与表达方式,在文字的世界中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天地,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的艺术效果。

在《如果我是一场雨》中,“如果我是一场雨,绝不做/自视珍贵如油的春雨,它自上而下的骄傲,流露着/与生俱来的吝啬”,在传统文学表达中,春雨常被形容为“贵如油”。然而,瓦刀却反其道而行之,以独特的视角和大胆的想象,赋予春雨“骄傲”“吝啬”等负面特质,颠覆人们对春雨的固有认知。这种对传统表达的勇敢背离,犹如一阵清新的狂风,吹散了语言的陈腐气息,充分拓展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与张力。

再如《我并不急于投奔大海》中“跨过”“指着”等动词,将风、云等自然现象与“我”之间的关系,以一种独特而生动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打破常规主谓宾结构和语义逻辑的语言表达,让诗句瞬间充满了灵动的动态感,与鲜活的面面感,同时也巧妙地传达出诗人对自我状态的一种独特认知与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完美地展现了语言陌生化所带来的独特艺术魅力与无尽诗意。

当意象的刀锋划开生死的茧房,当情感的琥珀封存时间的切片,当语言的陌生化催生新的空间,我们终于理解《泅渡》书名的深意:这不是浪漫主义的诗意栖居,而是穿越语言激流的奥德赛。在这场冒险中,诗人既是摆渡者也是被摆渡者,他用诗学三棱镜,折射出汉语诗歌的新光璀璨。